

芸芸众生

多年以后,才意识到当初的告别意味着什么。高中时教我声乐的刘金柱老师前不久过世了。他是对我成长影响很大的老师。

父亲与我说这个消息时,心头一紧,一些细碎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身体很硬朗,上课时不停地讲不停地示范,谈起声乐他就滔滔不绝。我志得意满刚要开口,他却及时指出我的一些不足,刚开始我还不舒服,后来发现确实是这样。

老师很操心我的发展,经常给我加课,晚上6点下班,为帮我找状态,教我正确的发声方法,他会忙到晚上9点,饭都顾不得吃。老师的学生很多,其中最优秀的已经是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和国家级歌剧演员。我是他接手比较晚、基础相对比较弱的,老师却依旧给我认真讲课。

老师很少夸我,更多的是鞭策我,训导我。后来我取得了一些进步,老师对我说:“可惜你来得晚,如果再给我一年时间,我会把你送进中央音乐学院。”这是他对唯一的一句还算认可的话。去中央音乐学院,我想都不敢想,但当时的我觉得跟着老师学久了,就真的有可能去那里。

后来,我们一起磨歌,练声,加

告别

练……直到艺考前最后一节课结束,老师对我的评价是:“这么短的时间,我尽力去教了,你也尽力学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水平能拿到几张专业证,先去试试吧。”我怀着不舍又带点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当时我有过复读的打算,以为后面还会再见,没有意识到那已经是我的最后一堂专业课了。

参加艺考,我拿不准的时候,就向老师电话寻求帮助,他也会及时帮我调整,鼓励我大胆发挥。艺考结束,我拿了许多专业证,向老师报喜,老师很开心,也不夸赞我,只说了一句“这么些天没白教”。我考上了公费师范生,刘老师说:“恭喜你呀,不管别的,你的生活起码有保障了。”

上大学以后,我专业的发展越来越好,技能从来没差过,得到广泛认可,收获许多赞扬,有点心高气傲。等到我参加老师的弟子聚会,看到师姐们被老师数落,我以为我经过大学的磨炼,应该让老师刮目相看,结果听完我的演唱,老师直接说:“还不如我当初教你的那几个月。你的进取心呢?你的状态呢?哪去了?”我刚想把这些年的成绩和老师汇报一下,他却对我和我的师姐们说:“你们拿到的这些成绩都是虚名,在我这我不

●盛涵

看。你们要是状态没了,进取心没了,不觉得自己还有需要提高的部分了,那才是最让我失望的。”

我哑口无言。努力了很多却得不到老师认可。回去的路上,我很落寞。

回到大学,青岛就更少回去了。如果我意识到这是我和老师的最后一面,一定会找时间和老师好好聊聊,听听老师的教诲,说说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以及今后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提高。

再后来,我参加工作成为一名老师,每天忙于工作,总觉得来日方长。得知老师去世,我没有哭,甚至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是一天中午,我怎么也睡不着,一个人看着隔壁办公室的班主任在语重心长地教育孩子,我想起当初在青岛老师教育我的日子,情绪一下子控制不住,跑到卫生间哭了起来。

老师的屋子没有人住,灯也熄灭了,钢琴再也不会有人弹了,谱子再也不会翻开了。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告别。

老师的传承,弟子们会赓续。

老师,我参加了山东省基本功大赛,声乐拿了第五名;我参加工作了,孩子们很喜欢上我的音乐课;我时常遇到师姐,他们都很照顾我,我会变得更好。

老师,我很想您。

每到飘雪的日子,我总会想起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秦老师。他的身影,他的言语,他与我们共度的那些时光,如同一部温暖的影片,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再次在我脑海里播放。

老师一教我们就是三年。转眼到了初三,那年冬天很冷,对于没有暖气的地区来说全靠意志御寒。有天一早就开始下雪,同学们一阵欢呼,但很快被紧凑的课程压抑住,似乎下雪这件事和大家并没有关系,直到第四节语文课的到来。

老师走进教室放下书本,把手放在嘴边哈了口气,说:“这节课我们继续昨天的内容。”座位靠窗的同学忍不住开始看外面的雪,老师并没有批评他们,沉默片刻后,轻轻地说:“要不我们出去看雪吧。”话还没有说完,教室里已经沸腾了,大家蜂拥而出,以闪电般的速度冲上教学楼旁边的花果山。

花果山是校园最西边的一块空地,冬天只有零星的杂草和几棵梧桐树,比起单调的大操场,这里才是同学们的乐园。来到花果山,地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有些同学开始打雪仗,力气大的则猛摇树上的积雪,之后有男生熟练地爬上树,甚至模仿起猴子的动作,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在一旁也忍不住笑了。雪地里回荡着我们的笑声,突然有同学提议背诵和雪有关的古诗词,众人纷纷响应。你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一句“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他一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大家一边吟诗赏雪,一边畅谈理想。平时在课堂上很严肃的老师也变得笑容满面,我大着胆子问老师:“老师,你是市级优秀教师,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工作呢?”老师淡淡地说:“我是个平凡人,现在的理想就是陪着你们顺利完成中考。当然,往后也是这样。”在场的同学瞬间都安静了,只有雪落的声音在耳边游移。

带着老师的殷切希望,我们班很多人取得了优异成绩,顺利走进心仪的高中。再后来,大家奔赴了不同的地方,一别数年不曾见面,但偶尔还是会听到老师的消息,心中甚是想念。

前不久,我回到久别的故乡。一夜酣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屋外正飘着雪,白茫茫一片,天地间只剩下静谧。屋内,上初三的侄子正在炉火前小声背诵韩愈的《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我顿时想起了老师,多年前的谆谆教诲似乎还在耳边回响,有些甚至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想来心中满是感激。早饭后,我买了点礼物直奔老师家。多年不见,老师已是白发苍苍,声音也略微苍老,但声调依旧铿锵有韵。让我意外的是,老师竟然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半透明”。一番交谈,得知老师退休后在一所私立学校发挥余热,继续教初中语文,只是不再担任班主任。

告辞时已近中午,带着重逢的温暖走在回家的路上,雪还在下。多年前老师和全班同学一起赏雪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这一刻。

那些曾经无法抹去的失落以及各种意难平似乎已灰飞烟灭,心里每一个角落都被感动填满。这么多年,老师无视远方的灯红酒绿,坚守故乡的山水,陪着一届又一届学生踏上青春旅程,走向美好人生,初心从没变过,就像这白雪一样。

注事如风

落雪时节又逢君

●刘群芳

时间碎片

雨中花

●唐瑶瑶

雨点,像是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士兵,向着我俯冲而来,有股奋不顾身的英勇,狠狠砸在脸上。我抬起手迅速一把抹去遮住眼睛的雨,狼狈不堪。这样的天气,原本应该待在家的。可现在,我必须尽快赶路,我已经迟到了。

手机响起,我不得不减慢速度将电动车停下,从湿透的包中掏出手机,女儿稚嫩的声音传来:“妈妈,你到哪里了?”

“你等等我吧,我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我身上已经完全湿透,天越来越暗,乌云压顶,雨更密了,风也更猛了,我和电动车显得越发单薄。顾不上了,我继续往前冲。出门时艳阳高照,没想到现在雨势磅礴。早知道是这天气,应该开车出来,不用受这淋漓之苦。可现在我连雨衣都没有带一件,只能深陷雨阵,以肉身与天地相搏。

手机再次响起,雨急风大,铃声也更显急促。我叹了口气,只好再次朝路边驶去。一个外卖小哥猛地鸣了一声喇叭,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的心本能地一紧,两脚踩地完全停下,再次摸索出电话。

“妈妈,你到底到哪里了?同学们都走了,雨好大,我害怕。”

“宝宝,不要催了,我已经往你那边赶了,你安静等一下,妈妈手机快没电了。”

天空雷电轰鸣,我仅是将手机平摊看一眼电量,雨水便瞬间让它模糊。电池标志已是红色缺电预警,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偏遇打头风。

挂了电话,继续骑行。我骑电动车时日尚短,技术不佳,平时骑车

慢吞吞的。现在我不断加速,唯愿快点到学校接上孩子,车头左扭右扭,我得时刻调整方向,谁知电话又一次响起。

“妈妈,你到底到哪里了?”

“不要过两三分钟就给我打电话,我手机快没电了。”

学校其实已经近在眼前,过了红绿灯拐个弯就见到孩子了。我知道我应该安慰她,风雨这么大,她肯定也害怕。但我却在那一瞬间情绪崩溃,大声喊着:“一直催一直催!我已经尽力了,我并不能飞。”

她在那边听出了我的怒意,小声回答:“好的,妈妈,那我不打电话了。”

我有点沮丧,沮丧没安排好时间,沮丧出门没带雨衣,沮丧手机没充满电,最沮丧的是明明几分钟就到学校了,马上就接到孩子了,为什么还是忍不住发了脾气,发脾气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到了学校,我凝神看去,小小的女儿背着大大的书包,在长长的走廊里翘首以盼,她在等妈妈接她。

孩子见了我赶紧跑来,小小的手爬上我的脸,软软的,替我把脸上的雨水擦干,又拧了一下我的衣角:“妈妈,你怎么淋成这样?”

我“嗯”了一声,并没接话,她以为我还在生气,说:“妈妈,以后我不催你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尽力很尽力赶来的。”

我“扑哧”一笑,焦急、愤怒、沮丧瞬间烟消云散:“好了,快爬到后座上来吧。没有雨衣,我们都要淋成落汤鸡了。”

“不,我们会淋成两朵花,漂亮的、大大的花。我有妈妈,风雨我不怕。”她边爬后座,边回答我。

我缓缓启动电动车,孩子的手环绕着我的腰。在暴雨中穿梭,孩子有我,我有孩子,我们有爱。

雪花(外一首)

●隋玲玲

怀揣对人间的好奇
你从万丈高空降临
涅槃成形态不一的雪花
轻轻柔柔 洋洋洒洒

有人赞叹你美丽洁白
有人指责你冰冷无情
有人欣赏你宽广包容
有人嫌弃你单调卑微

不同人给予你不同评价
不同评价带给你不同感受
你不言不语 不声不响
飘飘扬扬弥漫铺展

最后你将自己化作水
滋润世间万物
融入江河湖海
在消解中定格为永恒

温润如你

一支笔
挥洒青墨诉春秋
两只手
笔耕不辍画天地
三尺讲台
满腔热情为育人

一路呕心沥血
历练人间烟火
徒留云淡风轻
蛰伏 奔波 涅槃
无论春夏秋冬
征程永不停歇

我亲爱的朋友啊
送你黎明
横扫黑暗迎新生
送你花香
春风十里沐晚风